



唐書

三十



伊 8
1735
244



特
1735
244

蘇張列傳第五十

蘇川七鳳章
氏圖南由

唐書百二十五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恒
 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錄
 事參軍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
 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
 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貲取鉅萬瓌
 單身襍被自將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
 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
 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亾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
 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
 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柅姦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卅日
所購香田
以贖資一
人



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瓌以爲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畱守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爲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爲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當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大臣初

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變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后詔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之、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洎瓌，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卽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遣令薄葬，布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溫始爲汴州司倉參軍，以賂被杖，及用事，憚瓌正卒，不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戶。長子頰固辭，乃擢中子又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

睿宗廟廷文宗大和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瓌諸子頌詵顯
頌字廷頌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
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
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
等冤獄頌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
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
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
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
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
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
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頌爲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
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爲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

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頌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
食自頌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
蘇李今朕得頌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
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頌諫曰古稱荒服取
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
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况
萬乘之重與犬羊畜畜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
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敕虓將謀夫投
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歧隴凋弊積
年若干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
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
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

憂烝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見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閒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衽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人唯盜牛馬發窖褫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

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人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辭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頊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頊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頊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頊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則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劫人流亾詔頊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頊尚簡靜重興力役卽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

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頰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頰公在遠叵得忤上意頰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嵩州蠻首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謀者吏請討之頰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首院羞悔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頒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頰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諡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頰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頰性廉儉奉稟悉推散

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畱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頰叙事外自爲文章云

誥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頰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誥卿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誥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頰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爲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爲糧料使二京平封歧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

與畱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秦陵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爲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字慎行武德中爲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秦府司馬博學有美名秦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飢前刺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督姦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冲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謏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

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旣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善久視中后遣暑三陽宮沆秋未還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嶸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饟太倉武庫竝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罇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

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告成褊小萬方輻湊填郭溢郭併鋪
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惲老病流轉衢
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
起觀場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
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
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扇禁
內有榛叢谿谷猛毅所伏暴隱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
蒙密乘險巖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
願爲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覷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
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
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
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

間林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振
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懼言責不職耳后不省擢鳳閣舍人張易
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
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旣
暮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祁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
爲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爲兵部兼修文館學士睿
宗卽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
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註誤悉
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勞之玄宗爲太子說與褚元量侍讀
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謂
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
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

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卽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旣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頊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頊，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頊，覽詩嗚咽，未幾見

帝陳說忠謇有勲，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勅齋橐卽軍中論譏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彊胡自相猜，夜鬪，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

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亾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彊騎者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東入京師有漢武雎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

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勲而不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於是銓綜失叙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詞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卽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橐家人

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鄯塞帝曰朕待王君奭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奭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奭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嵩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奭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勅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醪饌帝爲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爲停止會贈太師諡曰文貞羣臣駸異未決帝爲製碑諡如太常繇是定說敦

氣節立然許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祕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旣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賢圖書之任問雖致仕一歲亦修史於家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弼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擬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

有奢滿之失或與池館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均塨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玉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已才當輔相爲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既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均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缺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

王

皆論死房瑄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均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青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均厚卽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均所以所賜均曰此婦翁遺壻非天子賜學士也均嘗爲帝贊禮舉止都雅帝悅之因幸內宅顧均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均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壻均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均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餞滌坡力士歸曰祿山內鬱鬱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

者必張垧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垧爲盧溪郡司馬
自給事中爲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垧爲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
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
曰張垧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卽來房瑄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
用又爲祿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瑄至召見流涕帝
撫勞且問均垧安在瑄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
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
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亾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
今非若所料也垧遂與希烈皆相祿山垧死賊中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倦倦又圖封禪發明典
章開元人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爲姦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
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遽敗其家若瓌頰再世稱賢宰相

盛矣

蘇張列傳第五十終

蘇川世鳳圖
氏雷南南生

唐書百二十五

魏盧李杜張韓列傳第五十一

蘇川世鳳圖
氏雷南南生

唐書百二十六

除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修國史累
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
未為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
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
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
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
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為政養人
之本也今為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
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
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搖眾口藉藉陛下為人父母欲何以
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人

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陛下戡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顛顛以謂朝有新政今風教頹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作無匡吏員寢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太府之帛爲殫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立繇茲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又突厥於中國爲患自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肥乘中國飢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州獻詩以諷手制褒荅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物五百段玄宗恨前賞薄子勅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優

手

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都督諡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大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慙仕爲靈昌令遂爲縣人懷慎在童州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

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遵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亾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平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齧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

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廩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炎曠成沴租稅減入疆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竝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

唐書百二十六
三
省之使賢不肖確然珠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爲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積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陪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亾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賊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卽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

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虞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畱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鄆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頌爲之文帝自

書子負奔

負早修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旣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賊敗故以負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景李朝隱負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奔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粲仕隋爲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爲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諡

璟

曰明祖寬高宗時爲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贈秦州都督諡曰成元紘早修謹仕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磴瀦場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侍郎會戶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爲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一稱絹二百匹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封清水縣男元絃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琴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絃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師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絃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爲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卽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爲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謨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絃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謨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帝前帝不懌皆罷之以元

絃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元絃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調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遙之美黜劉冕之貪爲國相家無畱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暉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暉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繇

是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卽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討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爲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爲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爲京畱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

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絹三百匹賜之太常諡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諡有未盡博士裴總謂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諡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疊疊爲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旣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暹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與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

唐書百二十六
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厓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即位是爲肅宗授鴻漸兵部郎

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兩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史王政腕身走楚元僞稱南楚霸王因襲荊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州聞鴻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漸爲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级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栢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巓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逾劍門懲艾張獻

誠敗且憚肝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肝爲成者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肝威略可任宜爲畱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麕臍五石復輔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曆三年兼東都畱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劔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諡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措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卽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

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况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

其人錄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世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昨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絲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人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

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僥幸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錄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切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

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

平

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鞅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旣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

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
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費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
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
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
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
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
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
相不然歷內外責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
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
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
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
門閱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

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
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
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旣戾帝旨固
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
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
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
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
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灤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
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
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
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摺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
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

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竝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

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後贈司徒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九齡弟九臯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

仲方生歧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爲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爲集賢校理以母喪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爲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溫黨補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爲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諡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諡敬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士之諡考大節略細行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疊致台衮寡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至以伐罪則邀必成功今內

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在晦婦不得在桑耗賦殫畜尸僵血流齒骼成岳毒痛之痛訴天無辜階禍之發寔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寬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爲遂州司馬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爲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爲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鄂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大和初出爲福建觀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日羣臣謁宣政牙闔不起羣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

尹然後門闢喚仗于時族夷將相體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齒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竿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爲華州刺史召入授祕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覃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旣駿吉甫諡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旣歿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爲刻玉像於熒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剝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鏤石以聞傳于時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武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告變詔大敏鞠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寃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休

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
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
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廢芻休請均賦它郡中
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
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
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
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旣爲相天下翕然宜之
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
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
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
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

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
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
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
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
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
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
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
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
浩洽洪泂混渾洄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貲有隱入
爲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爲司庫員外郎與泂皆以累貶洪
後爲華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祿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浩
與洪泂混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禽殺之洪

善與人交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
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洪上元中終諫議大夫
洽終殿中侍御史

混字太冲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採訪使李
承昭表爲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初泐知制誥當草王
璵詔無借言銜之及當國混兄弟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
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彊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緻再遷
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
奏原死混執處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
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混檢制吏下及四方輸
將犯者痛根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覆
治案牘深文鉤剝人亦咨怨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

尹黎幹言狀混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
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混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
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
田損不問豈卹隱意邪貶南浦員外尉計亦斥爲豐州司戶員外
參軍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混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
鎮廉狀鎮畏混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
混培刻徙太常卿議者不厭乃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
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不
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混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旣狩
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
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混遣裨將王栖耀李長榮
栢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栖耀等破走之

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混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恠之混曰
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
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爲惡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
牛以絕其謀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
官分察境內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愁怖聞京都未
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
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爲朝廷有永嘉
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丘濬督役日
數千人濬虐用其衆朝令夕辦先世丘壘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柁
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爲
宣州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毀鍾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
三千臨江大閱混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繒相餉酬然混

廷

握彊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實賴之
李晟方屯渭北混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
船臨江混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
負之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
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會李泌
間關辯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混旣宿齒先達頗簡
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之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
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
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混專督之而琇畏其剛愎難共事請自江至
揚子混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混由是銜琇會琇以京師錢重貨
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混給奏運錢至京師率費萬
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

以論混，混執不可。至是，誣劾琇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驗。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琇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謫，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混指爲黨與，寢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混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混，修屬吏禮，混辭不敢當，因結爲兄弟。人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混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混以錢二十萬緡爲元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混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混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寢弱，而西迫大食，北扞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爲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

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玄佐。玄佐請行，會混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收祿俸募戰士，西討玄佐，慮延賞斬削資儲，辭大戎未覺，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卧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混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諡曰忠肅。混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混見，卽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爲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混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

鞍馬後晟終立大功混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得志則疆肆蓋自其性云子羣
阜羣終國子司業

阜字仲聞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俾論譔混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爲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爲倉曹參軍鋒苛斂吏乃說阜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阜悅之奏爲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阜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人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阜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曄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

鄂岳蘄沔觀察使叔文敗卽拜節度徙鎮海入爲戶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大抵以簡儉治所至有績召拜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大明宮留守穆宗以舊傳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爲真又進左僕射長慶四年復爲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曰貞阜貌類父旣孤不復視鑑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稽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亾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

此其哀憤躁感，懣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洄字幼深，蔭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無愠容。安祿山亂，家七人遇害。洄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別駕。劉晏表爲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畱。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數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戶參軍。德宗卽位，起爲淮南黜陟使，復爲諫議大夫。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莫總其任。乃擢洄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卽冶舊監，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

元

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史，已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斂焉。故人不艱食。洄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何臯上疏理炎罪。帝意洄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入爲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贈戶部尚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舊勳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魏盧李杜張韓列傳第五十一終

唐書百二十六

唐書百二十六

張源裴列傳第五十二

唐書百二十七

唐書百二十七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州爲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驕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

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鄴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卽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滅死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

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卽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卽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賊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蟻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佖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卽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佖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皆

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媚。帝幸太原。嘉祐以賊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邪。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說源乾曜。王駿其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討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

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未官。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爲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以晉卿力。故厚遇。延賞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曆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

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李少良劾元載陰罪載斥其
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度使
歲旱民它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
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修室廬已逋債而歸
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臚津濤而遙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揚州自是
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劔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
山兵馬使張勗襲成都爲亂延賞奔鹿頭戍勗酣亂不設備延賞
謀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勗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罄
及乘輿臨狩糜用百出後更郭英又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
蕭然延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
及次梁倚劔蜀爲根本卽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還
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劔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

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
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識
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
於是復拜平章事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
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
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豈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
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
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
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
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沒如晟等策
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
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

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員悉收稟科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卽詔上州畱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畱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訾謗浸淫聞於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

柳渾時以爲任職子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爲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絹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畱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郎廝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傅致晏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竝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迁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旣王

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承宗款附
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
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
明爲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旬一決
事實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腹
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佻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
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人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
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弘靖取二
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
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貨婢妾執雍等殺之判

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
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脫歸卽推門求出衆
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
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鴞衆怒擊殺之數日吏
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
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畱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
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
臺閣顯級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初
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侔祕府先第在東都
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
次宗裴度秉政引文規爲右補闕度出襄陽貶溫令度奏置幕府

累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溫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畱不赴難不宜
任省署出爲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彥遠博學有文辭乾符
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
下記宰相奏對旣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爲最詳以稱
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改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德裕再
當國引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
府及進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
嘉祐嘉貞弟有幹略方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
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後貶浦陽府折衝開
元末爲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廻
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祓衆心三歲入爲左金吾將軍後吳兢
爲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太常伯
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
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爲聖
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
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
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
司恡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
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
右爲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
激言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遷尚書左丞
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
幸以京兆尹畱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

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絰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咎八年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絜爲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旣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外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

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都督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署務爲寬平惇大故鮮咎悔善皎爲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愿撫諸弟友義爲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同刪著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選諸司長官爲刺史光裕任鄭州爲世良吏卒官子洧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爲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爲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卽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

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儻欺之弊及去人思之爲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示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卽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弟卽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爲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

道賜之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旣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旣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早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寔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爲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水所支尚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畱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

鑿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畱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費，遷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濬以賊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天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竝停，則有再生之實。」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

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遊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肆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劔佩，博士導，郎官唱按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

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

佶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爲夷獠所逐詔佶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會佶至以爲不可巽雖怙恩而彊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諡曰貞佶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旣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弘靖窮於權惜哉

張源裴列傳第五十二

蘇州刺史

唐書百二十七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列傳第五十三 唐書百二十八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鄆尉。時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鄆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挺義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侍郎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為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號。管督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弘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為岐州刺史。復為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蕃。為獄辭。逮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舍貸。擢

議

藩

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子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爲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彙定屢獻讜言天子嘉允出爲泗州刺史以昉老請解職奉養昉卒歷戶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景兼尚書事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旣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爲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爲宋之孫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爲營婚官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璟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驚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適其姦賊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璽書褒尉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爲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劾思貞爲青州刺史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辯

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侍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思貞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爲文及冠擢進士第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丘園武后召爲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遷益州府長史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爲益州長史按察劔南振弊柅私號爲清嚴睿宗嘉構修絜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遙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爲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始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爲構服三年弟栩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荊州司馬構子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生垆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

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
聞垆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
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
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天官員外郎爲吏詳敏有治
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
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
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
尹傑既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
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
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
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

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埭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
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
于道內恃玄宗姪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
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
言陽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敕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
陵封武威縣子初傑引侍御史王旭爲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
之未及發反爲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御
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并陘尉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
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爲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
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曹參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
復以待制召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

情

人中宗立擢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酋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爲政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鶴膝戶犀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守衛註誤皆流已決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改訊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卒論如前所全貸爲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滎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憶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御史以剛鷲爲治所居人吏畏讐呼爲早鵬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爲仁持文爲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謫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

怒凝以

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爲廷尉帝私敕肇有所降怒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疑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於奔踈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膚腠則俞附不能攻疾又言漢成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王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初以左御史中丞

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爲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光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愔慙悸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歎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還爲左補闕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

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疆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振贍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察御史坐
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固
辭不出開元初爲郃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
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
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邈好禮遮道諫王初不
許乃卧馬下諄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
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慙爲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
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
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温州別駕
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勲居
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勲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

劔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
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
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鵙鵲溪鳩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
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齋所
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
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下久平朝廷尊
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
訪使人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
仙吾恨不得爲騶僕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
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
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

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恥汗詖，謁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絀清明，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大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

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卽葬，勿久留。以贖公私，賞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忍遠離，賞而罷。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奏帝先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澣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媿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滓，挾

常

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敬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爲相它日問曰吾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爲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四庫書表澣爲副改祕書少監出爲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民頌美女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它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帘幕聯亘上食凡千輦納筦鑰身進膳帝以爲知禮喜甚爲留二日賜帛二千匹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

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爲左澣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爲侍郎世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爲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宦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別駕澣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澣入殿中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澣免冠頓首謝求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流放久之澣徙索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紆

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澣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寢衰更倚力士助得爲兩道採訪使與利以中天子意哀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爲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賊事連澣詔矜澣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爲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澣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黃老清靜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甫所陷者皆褻洗故澣贈禮部尚書澣嘗稱陳希烈宋遙苗晉卿韋述之才後皆大顯麻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欲榮其姻對授遠河

內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獄遣人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爲公而終以儉險斥云澣孫

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鎰辟署幕府抗吏事閉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相領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蕭復引爲江淮宣尉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幹鹽利俄爲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累爲處州刺史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爲給事中遷河南尹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諡曰成初吏部歲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

官覆實以爲常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覈非任人勿疑之道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減中書吏員此其稍近治者云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列傳五十二終

唐書百二十八

裴崔盧李王嚴列傳第五十四

裴崔盧李王嚴

唐書百二十九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脊隋大業中爲淮安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劫吏多死唯脊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守真早孤母喪哀毀癯盡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稟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

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
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
稱情爲文咸適所宜時人服其得禮天授中爲司府丞推覈詔獄
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遷累成州刺史
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中
卒贈戶部尚書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耀卿巨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爲聞孝中明經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誡以文
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芬胡
有廢者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
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爲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
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執辯于廷子餘執對不
撓遂詘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爲岐

王府長史卒諡曰孝時程行誡諡貞中書令張說歎曰二諡可無
媿矣子餘居官清家闈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
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繇蘄州
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
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蠻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
皆谿洞豪也隸于軍它經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
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
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笞殺之以
尸還范氏更爲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黃
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爲時
所訾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沔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自博陵徙
焉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不中
者誦訾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爲第一再補陸渾王簿入
調吏部侍郎岑義歎曰君今卻詵也薦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
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訕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
不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隣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喜以
代已處詔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及減苑囿
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
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按劾崇懷慎
方執政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益憚之也久之爲太子
左庶子母亡受弔廬前賓客未嘗至樞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
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除遷中書侍

郎玄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沔請治舞陽舞陽故樊噲國也
更爲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沔旣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
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
可俛首懷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爲魏州刺史雨
潦敗稼沔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常侍爲集賢
修撰歷祕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加宗廟邊豆又欲增喪服
於是卿韋縉請坐增邊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
舅母袒免沔曰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
血之薦未有翹彙故有玄酒之奠後王作爲酒醴犧牲以致馨香
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王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曰備物
而節制存焉鉶俎邊豆簋簠尊罍之實皆周時饌其用通宴饗賓
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祖晉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晉時

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備列漢法也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第敕有司悉使著于令因宜而薦不必加籩豆以爲噍也大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繇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魯丹桓宮之楹刻其桷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謂臣所未安又太常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汚曰禮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宜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

下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廣舅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陽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於是宗廟籩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母總麻堂姨袒免餘仍舊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孝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

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爲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愿爲臨漳人擢明經爲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爲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進累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

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僞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一爲鄭州長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第一寶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爲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戶功爲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後欲用爲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爲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飢詔爲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民使

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爲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郎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譴騰朝隱胖然無避屈遷長安令宦官閻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爲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敘

明審與盧從愿並授一子官久之以策縣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爲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免入爲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爲酷吏所破誅夷略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贓無死比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不許固許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贓惟枉法抵死今丐贓卽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士人以爲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還爲大理卿封金城伯代

請

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爲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槨北還諡曰貞王丘字仲山同皎從子也父同暉終太子左庶子丘十一擢童子科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修潔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偃師主簿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丘下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一時茂秀久之爲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朝臣爲刺史制詔臯陶稱在知人在安

民皆念存邦本乾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
思循良以革頽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中書侍郎
崔沔等並爲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爲下畏慕入知吏部
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爲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廷
卒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丘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
爲御史大夫丘訥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封以
疾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
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
以旌絜吏天寶二載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
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爲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爲右拾遺
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

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醮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
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爲醮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也不使靡敝
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跋
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買壞家產營自戲擾
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伍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
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爲所
劾貶萬州員外參軍事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累進給事典貢
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絃爲相不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絃善宋
遙用爲中書舍人遙校吏部判取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絃元絃屢
詰譙挺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絃曰小人爲
誰曰宋遙也繇是出爲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
持節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肖應

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啓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皆
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爲刑部侍郎
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
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
晁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白
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晁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
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爲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
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
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
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
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
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卽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

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
自爲文誌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
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
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爲偏子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
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
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
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然數禁敕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太
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
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爲執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
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劔南爲一道
擢武成都尹劔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

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劔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培亟斂閭里爲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爲武判官因小忿殺甫數瑄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挺之從孫綬綬父丹嘗爲劔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爲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爲刑部員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河東節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說卒代爲節度時德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它命卽用軍司馬代之以和厭衆情至是帝頗憶綬所獻故擢爲河東

司馬明年儋卒卽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爲尚書右僕射綬旣名胄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舍桃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綬慙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爲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澱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綬勒兵出次遣將齋檄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以綬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旣未有以制賊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

判

劉光祿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于闐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宅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闐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卧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為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為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為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鶉泉進賢發兵討之吏稟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眾懼因燔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綬銀節度使張煦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裴崔盧李王嚴列傳第五十四

終

西川志鳳閣
氏圖同甫

唐書百二十九

安政茅五仲秋念五以万曆本一校了

給事中張

